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程秀

高本漢林語堂均謂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 gl, dl, bl, 其說可信, 惜語焉不詳, 言古音考未以為定論, 今為之疏通證明, 且廣其義, 以質諸同好。

人類語言之起源, 或由於驚呼感嘆, 或由於擬物之音, 日漸演變, 遂成語言。驚呼感嘆, 多演為韻及影母, 擬物之音多演為複聲母。

擬物之音, 即模擬自然界之音也, 如模擬石轉果落之骨求骨求聲

則為 gl, 模擬水族掉尾林木相搏獸蹄鈴鐸之剔里塌拉剔里突嚙丁令

當郎聲則為 dl, 模擬風吹水沸竹木破裂之鋪嚙鋪嚙披里拍拉聲則為

bl, 蓋自單音象形字固定以後, 無法以一字表現複聲母, 而在實際語言

中, 複聲母則仍然存在, 於是乃以聯緜字濟其窮, 張有復古編所舉聯緜

字如劈歷、玃璦、昆侖等, 皆合二字為一名, 二聲共一韻, 其為複聲母所演

化無疑也。東漢末, 應劭以來之反切, (反切之名雖始於應劭, 而考工記終葵首注: 齊人謂錘為終葵; 僖二十五年左傳)

寺人勃提注云: 即寺人披; 此皆遺在應劭以前之反切法也。雖上下二字, 不盡共韻, 其法則必脫胎於聯

緜字, 否則其時梵書字母猶未入中國, 勢難絕無所承而自生, 容齋三筆

所謂切脚語, 如以蓬為勃籠, 弊為勃蘭, 鐸為突落, 團為突變, 角為屹落, 蒲

為勃盧, 蟬為突郎, 次為蒺藜, 實皆二聲共一韻之聯緜字, 世或不信古有

複聲母之說, 并聯緜字而亦謂為切語, 實為顛倒見。且複聲母之說, 除聯

緜字外, 復有字之得聲及一字二音可證也。例如:

洛、落、路、略、珞、絡、酪、酪、略、略、均從各得聲, 裸從果得聲, 何從可得聲,

緜從咎得聲, 膠、膠、膠、從膠得聲, 關、關、關、從東得聲, 隆從降得聲, 濫、濫、

藍、覽、從監得聲, 殮、殮、殮、從僉得聲, 涼、涼、涼、從京得聲, 爽、爽、從爽得聲,

莒從呂得聲, 廉從兼得聲, 達從差得聲, 臘或從葛作臙, (見晏子) 隔從高

得聲, 廣韻爾有郎聲各核二切, 說文云: 漢令, 高从瓦, 麻聲, 作歷, 論, 廣韻有

力屯古頑二切, 音倫又音鏢, 從命得聲之論, 廣韻音古困切, 史記鄭世家

隱索云: 論音公遜反, 山名昆侖, (或作崑崙) 音即由此, 崑崙奴產出地之崑崙

中國史傳, 舊唐書作崑崙, 新唐書作崑崙, 或作古龍, 義淨有每寄歸傳作

掘倫, 或作骨崙, 宋史作故倫, 通考作歌倫, 皆即暹羅語之 Krau, 古占婆

語之 Krau, 今占婆語之 Kraun, 東浦寨語之 Khlou, 也。谷又音鹿,

(史記匈奴傳: 左右谷蠡王,) 麋有郎音, (昭十一年左傳: 楚子城陳蔡不麋, 釋文)

(集解引服虔曰: 谷音鹿。) 考老通用, 角角一字, (廣韻角音同錄, 注云: 角里先生,)

云: 有東、鹿、師) 或作綠, (禮記喪大記: 鬻爪實於綠中, 鄭注)

角或作綠, (魏晉江式專:) 或作綠, (云: 綠當為角, 角中謂楨內四隅也。) 或

作變作樂, (考工記: 兩變謂之執, 鄭注云: 故伊變) 今語空穴曰窟窿, 室隅曰

角落, 古語竹籬曰虎落, (見漢世電) 樓曰樓落, (見爾雅及詩鄭箋) 掠曰即來, (見爾

說文爾雅釋文云: 塊倉字) 樞曰虎壘, (見爾雅, 詩曰葛) 蟬娘, (附雅) 亦作蟬

亦曰蒲盧，(見說文爾雅，郭注)陸佃埤雅謂蒲盧爲瓠之細腰者，(是也，陸說)

蒲盧即今語之亞亞葫蘆，瓠即蒲盧之聲轉，今語曰葫蘆瓢，蓋曰蒲盧，謂其細腰如亞亞葫蘆也。

樹木葉缺落日毗剌，曰暴樂，(爾雅及詩均作暴樂，大)離棄曰毗離，(見詩王)破裂曰辟歷，(見釋)雷震

曰劈歷，(見說文，爾雅郭注作霹)膚臚同字，(說文云：膚，體文臚。郭侯段及爾雅本紀之臚。)蒞曰勃蒞，(見爾雅，郭注云：一)呂侯呂刑一作甫侯甫刑

(古文尙書作呂，)古曰潑刺曰撒烈，(均見)今日潑辣，今北方語以手掘物曰巴拉，以手撥物曰布，(讀平)拉，亦皆複聲母bl之例也。

余且疑古音不獨有複聲母gl, dl, bl, 似復有 nbl, 其顯例有二：讀

明母(m)之埋從來母(i)之里得聲，讀明母之靈、靈、靈，從來母之狸得聲，狸從來母得聲，在來母，而古語狸曰不來，其例一；卯在明母(m)而從卯

得聲之菲，廣韻乃有卯柳二音，從卯得聲之聊、柳、劉、均在來母(i)從卯得聲之窳、窮，廣韻均音匹貌切，古音則在並母(b)，其例二；倘古無複

聲母 nbl, 此二例之音讀，遂無從索解矣。且並明二母互用之例，如邊從鼻得聲，必密、窳，從必得聲，貊、陌，從百得聲，鹹、脈，從仄得聲，牧從支得聲，

從滿得聲之蹻，廣韻音同般，從必得聲之祕，有閉密二音，弼亦有必密二讀，姥變爲婆，巴變爲蟬，如此之類，不可勝舉；父母二字同一語源，即同一

pa 所分化；蓋以初民如嬰兒，其始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嬰兒最初且只知有乳，並不知有母，誠如俗語所云有奶便是娘也，嬰兒「媽媽」

索乳之聲，後遂並以稱母，故歐洲小兒語，英德人呼母及母乳均爲

mama, 法國人母曰 maman, 母乳曰 marie, 中國南北多處俗

語，母及母乳均曰 mama, 安徽淮南北，乳頭多曰媽頭，日本人呼父

曰「千子」即 *tsi*, 人畜之母乳亦曰「千子」呼母曰「八八」即

baba, 讀彼所謂濁音則爲 baba, 其讀爸字，漢音爲「八」即 ba,

吳音爲「バ」即 ba, 此皆古語父母不分，同讀 mba 之痕迹，中國蘇

州上海呼母曰 mama, 亦古語 mba 之微變也；日本讀中國 m 母之字

如梅、買、馬、帽、媒、微、茅、亡、望、忘、妄、母、質、謀、牡、茂、木、墨、慕、蠻、莽等，均爲 b

母；廈門語亦讀馬爲 mo, 讀帽爲 bo, 此亦古有 mo 之證。明母之姥

從來母之老得聲，明母之謬、繆，從來母之麥得聲，命令同字，麥曰來，聲

有釐茅二音，(見廣韻) 蹇蹇同字，(周禮春官鼈牛釋文云：蹇，舊音毛；劉音

來，沈音輕，或音茅，或作聲，或作蹇，或作蹇，皆

同) 此乃古有 ml 之證。蜈蚣、朦朧、迷離、孟浪、莽浪或益浪，皆複聲母

bl 所演化之聯縣字也。

更微之中國鄰族語音，西藏語有複聲母 gl, dl, bl, mg, md, 此世人

之所知也。居雲南路南州之裸羅族 *zi* 人，亦有 dl, 如橙曰 *chella*,

pozi 之裸羅，橙曰 *chelo*, 此失去 *d* 變爲 *o* 也；居雲南 *posi* 之裸羅，

則有複聲母 ml, nd, gm 等，如牛曰 *gnó*, 牛皮曰 *mle*, 椅曰 *ndo*

(見 *Chirokgorob*) 藝文叢刊載有貴州大定白裸羅老人羅文筆之言

曰：有裸羅十四字，國音不能拚，以半音或七分音之字代之，如左表：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半 半 四 四 半 半 七 四 半 四 半 四 半 半

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夕

平 廿 矣 巧 廿 兀 瓜 粵 計 泐 布 也 吡 也

六三

112151

東方雜誌 第三十四卷 第二十一號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

「主攸」字讀 *khadun*，即皇后，亦可讀 *khadun*（見王靜如氏契丹國字再釋）皆可證也。皇字後世讀 *huang*，在匣母，匣母字古音爲 *gh*，皇字古音當爲 *ghuang*，北族譯音如 *khadun*，後中國又轉譯爲可汗，非彼族固有之名號。

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所載匈奴大長，均稱單于，妻號閼氏，劉石之興，已悉用漢制，而劉淵未稱漢王以前，在左國城猶稱大單于，石勒未爲趙王時，羣臣上疏勸進，亦云以大單于鎮撫百蠻，慕容廆於晉懷帝永嘉初猶稱鮮卑大單于，符健於東晉稱帝，永和七年，稱天王大單于，姚萇以孝武帝太元九年，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禿髮

烏姑（與元魏同出於河西鮮卑）於安帝隆安三年，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劉淵族裔赫連勃勃亦於東晉末義熙二年，稱天王大單于，是鮮卑、羌等，皆襲用匈奴單于舊稱，初無可汗名號。可汗之稱，始見於晉書，乞伏部（隴西鮮卑）乞伏國仁之祖，號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此事乃在晉武帝泰始以前，蓋以東漢末年，北方諸族，日漸南侵，亦日漸漢化，於舊有名號單于之外，譯用漢名皇爲可汗，事屬可能；其後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蒙古皆改稱可汗，不稱單于矣。據周書突厥傳，突厥主訥都六初號即爲突厥，後奉訥都六幼子阿史那爲主，號阿賢設，其後土門部落稍盛，始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梁武帝

一年）周太祖遣使至其國，十二年，土門遣使獻方物，十七年，魏以長樂公主妻之，廢帝元年，土門擊破茹茹，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

（新唐書突厥傳亦云：至土門遂強，更號可汗，稱單于）

也，妻曰可敦。或謂可汗乃借自回鶻語，非也，突厥之興，遠在回鶻以前，土門之稱可汗（即世發見闕特勤突厥文碑文之 *Dominkasgar*）在與魏互市通婚以後，或自譯漢名，或取之乞伏，均有可能，固非借自回鶻，亦非其國語，其國語初號「設」，後別部領兵者猶沿用此稱，猶之契丹因突厥稱

皇后曰可敦，而其國語則爲忒里蹇也，契丹文皇帝爲「主壬」讀 *khazan*，即可汗，皇后爲「主攸」讀 *khadun*，即可敦，或爲「娑

而」讀 *thorsed*，即忒里蹇（見王靜如氏遼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國字表冊初釋）依此，以可汗及可賀皆爲漢語皇字之譯音，較他說爲妥當也。說文云：天，顛也；蓋人本象人之顛頂，後用爲天地字，初讀如顛

（*ti*）爲濁母送氣音，後變清母仍爲送氣音，讀 *ti*，劉熙釋名云：天，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按顯讀呼典切，曉母，今瓊州語猶讀此音。陸、墮（說文謂墮爲陸之聲文，徐鉉云：今俗作墮）墜，乃一字之異形，初音讀 *tha*（支歌皆有）廣韻弼韻之陰音徒可切，果韻之墮音徒果切，皆在定母；支韻之陸、墮，則音許規切，乃在曉母。從台得聲之哈，音呼來切，在曉母；嘆，歎從莫得聲，莫在曉母；祝，從兄得聲，兄在曉母；妒，從戶得聲，戶在匣母；鍼，箴，箴，均從咸得聲，咸在匣母；咸從丁（*ti*）得聲，丁在定母；從號得聲之號，讀土

刀切，字或從刀作叨；今湖南華容縣語音，讀談如陶，閉在匣母；徒濫切之

昭，從呼猪切之召得聲，說文云：昭讀與合同，按含在匣母，徒濫切則在定母；此皆定母（*ti*）演爲二聲之證。敦厚，篤厚，諸聯縣字，當亦複聲母

之所演化，說文云：臺，孰也，音（隸變作享或亨）獻也，音許兩許反，倉爲倉

(古正反一字，訓厚之值。) 厚也。(胡口) 管厚也，讀若篤單。(篆文作彡，從彡得聲。) 長

味也。敦(或敦) 怒也，詆也。按高臺一字，高字古文本象宗廟形，進羊於廟則為臺，臺音常倫切，舌上音古在舌尖，乃讀同敦。詩邶風：王事敦我，毛

傳云：敦，厚也。說文：厚，厚也，從心，高聲。按許自云從高聲，亦以高臺為一字矣，故隸變作情或惇。據此，高字本有定，匣(曉) 二母讀音，其聲母自當為

dh，高、亨、亨、厚、與管、單、敦、敦、惇、惇、二系音讀，乃複聲母dI之演化也。突厥稱皇后曰可賀敦，契丹稱皇后曰可敦。(遼史序紀列傳云：遼因突厥稱

尊，尊稱曰得幹，按厥。) 突厥為匈奴之苗裔，不稱單于闕氏，而稱可汗可賀敦者，似非其國語，而用漢語譯音，譯皇為可汗或可賀，可或汗，譯后為敦；后譯為敦，猶之管從高得聲，敦從享得聲，侯韻字古多在虞韻。(蔡葛胡

頌，向后武為韻，顧炎武詩本音及唐韻正，均謂后字不當入厚韻，其實古無尤侯幽韻，非純后字非厚韻也。) 后讀為 dh，陰陽互用則為 dhun (敦) 矣。

說文：蕭，(赫變) 甫侯所封，從邑，蕭聲。讀若許。史記鄭世家：鄭公惡鄭於楚，集解引徐廣曰：鄭音許。按蕭為舞蹈字之初文，古音與甫同讀並母，

dh) (日本讀舞字) 許在曉母，漢時以許為鄭甫聲母，dh 演化之故也。日本語音，「ハ」(h)「バ」(b)清濁同行，寶、傍、版、庖、報、褒、苞、繡、抱、

破、八、派、拜、配、半、判、斑、癩、頰、般、敗、排、本、布、補、朋、蓬、白、伯、柏、北、等字，均 h b 二母並讀。中國福建語音，凡輕唇字如肥、飛、飯、父、福、腹、覆、乏、法、等，口語猶讀

重唇，文言則均讀 h 母。蓋皆為初音聲母 dh 所演化，b 為女陰，牝壯，祖

化。(祖妣字說文) 字均從之，貴州青岩花苗女陰曰 h，b (bhi) 之變也。

日本語音以「ヒ」(hi) 變為「ai」(由脂韻變佳皆韻，即英) 則為廣東語

女陰之讀音。檀弓：太宰嚭，漢書：古今人表：太宰喜，史記：伯嚭，皆作帛

喜，否並母，喜曉母，嚭則並曉二母具備，否喜或帛喜之為 dhoi，猶可汗

之為 dhai 也。裴回或徘徊，慮義或包機，懸眉或鼻眉(俗作) 皆聲母 dh 所演化之聯絲字。

守溫字母取法於梵文，西藏字母則全襲梵文，其於濁母送氣音，如守溫字母之羣定並，均以 dh 與 dh (g) dh (b) dh (d) 結合為之二

如英譯梵文字母之用 dh, dh, dh, 清朝通志所載「梵字根譜」亦以「噶哈」「達哈」「拔哈」為梵文字母 dh, dh, dh (Th), dh (Dh) 之對音，皆明明合二聲為一母也。觀中國羣定並母之字多演化為二聲，則高本漢羣定並為送氣音濁母之說為有據。自來言守溫字母者，均以

為清母有送氣音，濁母無送氣音，羣定並皆不送氣音之濁母，今則知其未必然矣。守溫字母之羣定並，既為送氣音，則羣定並之相當於梵文字母 dh, dh, dh 而非 dh (g) dh (d) dh (b) 亦從可知也。

不獨羣定並之為送氣音，余且疑明(m)泥(n)二母字中亦或有送氣音者。例如從毛得聲之耗，耗有好帽，二音；海、悔、悔、海，從每得聲。禮天官玉府凡鑿器，鄭注云：鑿器，清器，虎子之屬。按今語鑿器曰馬子，今語馬虎，模糊，亦似聲母 dh 所演化之聯絲字。雲南阿卡人無文字，車里著者李拂一氏，以羅馬字母寫其語數十，如口曰 hamihi，鼻曰 namhi，面曰 mhibye，是此族語音之亦有 dh 母也。古語奈何，今吳語曰那哈

或那亨；(江蘇海門語爲那)安徽合肥，江蘇海門，均讀那爲哈，奈爲大名，何爲負何字，奈何均爲借音。(廣韻：奈，果木名；奈，邪也，本亦作奈；按奈，何字音讀那通用，其作奈者，亦即奈也。)古語寧馨，今語那樣，寧馨古或作爾馨。(王粲與何允語)曰：正月爾馨。

或單云馨，(世說新語：冷如兔手)洪適容齋隨筆云：至今吳中人語言，尙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是寧馨用爲問詞，南宋已然，今語那字讀上

聲，亦爲問詞，吳語那哈或那亨，合肥海門之哈個，徐州之¹。紹興之

hanko，亦均爲問詞。奈何或單作奈，或單作何；那哈或單作那，或單作

哈，寧馨或單作馨，奈何，那哈，寧馨，非皆複聲母日所演化之聯縣字而何耶。

歐洲語有複聲母 mn，例如 mnemosyne (希臘神話中之記憶女神，後用爲「記憶術」之義，

法文曰 mnemotechnie，英文爲 mnemonics，(德文爲 mnemontik。)中國古代語音或亦有之。彌從爾得聲，

彌從耳得聲，字或從兒作彌，彌音奴禮切，而彌姓則讀如迷，餌讀仍吏切，

音二，今音則讀如米；方言：帑亦謂之幪；說文：休，沒也，應爲同音之異文；母

乳之媽，變而爲乳，(而主)爲嫻，(廣韻：嫻，乳也，奴禮切。)今字作奶；

(讀如嫻，惟矣)音讀 na。合肥、定遠、讀泥如迷，吳音讀尾如你，今語讀蟻如你，吳語

讀如米；甲文金文母女二字多同形，其音讀不同者，或亦複聲母日之

所演化者歟。三百年來，中國音韻學者，知古韻讀音本不同今韻，無所謂叶韻矣，

然仍爲廣韻韻目所拘，雖知有所分而未能擇精語詳也；知古聲之無舌

上、輕唇、孃、日、喻、諸母矣，然仍爲守溫字母所拘，復爲等韻所惑，以一字一

聲爲天經地義而無可疑，於一字具有數聲者不得其解，乃造爲通轉之

說，唇喉(唇喉以舌根在聲門聲於牙喉，最爲荒謬，牙非發音之)可通轉，唇舌

又可通轉，一若殷周造字之時，中國人之語音唇舌猶不分明，但噲噲汪

汪之如蚊蠅犬豕之發音然，否則無解於字之得聲，每多唇、舌、舌根聲、互

用也。正確之解釋，惟依古音有複聲母之說，一字之音本有數聲母，古代

文字聲母之音素與後代不同，無所謂通轉，猶之古代文字韻母之音素

與後代不同，無所謂叶韻。篤守成說者，或曰複聲母之說爲怪誕不經，余

則以爲此說乃追求中國原始語音新途徑之一，其前途雖猶待芟夷開

闢，而比之舊說語意含糊無發音學根據之任意通轉，不失爲踏實可尋

之途徑也。